

从意合形合看汉英翻译中句子结构的不对应性

——以《红楼梦》及其英译本为例

陈葵阳

(安徽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 233041)

摘要:汉英句子结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意合与形合。意合与形合是两种语言不同的组织特点,各有其深厚的文化传统。汉语注重话题,英语注重主谓,汉语的话题句侧重于语义结构,英语的主谓句侧重于语法结构。汉语句子里动词十分丰富,英语句子只能有一个谓语动词。本文以《红楼梦》及其英译本中的句子为例,分析比较汉英两种语言因句法结构之差异在翻译中所产生的不对应性。

关键词:意合;形合;句法结构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05)04-0122-05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Sentence Structure in C/E Translation in Form of Parataxis and Hypotaxi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Its English Version as Examples

CHEN Kui-ya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sentence structure and English sentence structure is parataxis and hypotaxis. Parataxis and hypotaxis are two Languages'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their profound cultural tradition. Chinese is a topic-prominent language laying greater emphasis on meaning of words while English is 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 putting emphasis on grammar. A Chinese sentence is rich in verbs, but there is only one used as predicate in an English sentence. This paper is to cite some sentences from A Dream of Red Mansion and its English version to analyse these differences in C/E translation.

Key words: parataxis; hypotaxis; sentence structure

一、引言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语言的形式与关系问题历来是语言研究的终极目的之一。对比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尤其是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形式和意义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有的语言较多地受语法规则的制约,如人称的数、格,动词的时态语态等,而有的语言却更多地依赖于上下文的语境和说话人与听话人对言语的感悟。英语

是讲究语法的语言,而汉语则是讲究语境的语言,所以,许多学者主张用意合(parataxis)和形合(hypotaxis)来说明汉英两种语言的特点,概括汉英句子结构的差异。意合和形合最早是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两个概念,“中国语里多用意合法,联结成分并非必要;西方多用形合法,联结成分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不可少的。”^[1]之后,许多学者著书立说,表达共识。“所谓形合,指的是句

收稿日期:2004-12-12

作者简介:陈葵阳(1954-),女,汉族,安徽蚌埠人,安徽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所谓意合,指的是词语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表达。”^[2]“英汉句子结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3]

汉语之所以被认为是重意合的语言,是因为汉语是语义型语言,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没有显性的词类分别。句中不用或少用语言形式的连接手段,主要通过词语和分句间的意义表达语法和逻辑关系。从词汇的角度上看,汉语的词汇意蕴丰富,但制约不足。词与词之间犹如能够自由活动的基本粒子,可以相互随意地碰撞组合。中国儿童常玩的文字接龙游戏很能说明这一点,如:蓝天—天空—空气—气体—体验—验证—证明—明亮—亮光—光线—线路—路标等……这些词组之间没有语法限制,只要语义清楚,就可以一直接下去。从句子角度看,汉语句子的构成主要靠句子内部的逻辑联系。而这些逻辑联系就是产生语义的前提,一个个词排在那儿,构成了句子,交际双方在一定的语境下,依据自己的语感,或者说对语义关系的敏感去理解那些句子,作出正确的判断。相对汉语而言,英语是语法型语言。英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有鲜明的词类分别,句子的时态语态,名词的单数复数,代词的主格宾格等,都有其严格的规则,句子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的表达有严格的语言形式(如关联词、介词等)。汉英两种语言这些特点鲜明地体现在各自的句子结构中,奠定了汉英句子的结构框架,——话题结构与主谓结构,形成了遣词造句的差异——汉语具动词优势,英语具名、介词优势,而且,这些特点和差异都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背景。

二、汉语句子注重“话题”,英语句子注重“主谓”

新华字典对句子的定义是:由词或短语构成的带有一定语调的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的语言单位。^[4]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的定义是:a group of words that forms a statement, command, exclamation, or question, usually contains a subject and a verb, and (in writing) begins with a capital letter and ends with one of the marks “! ?”^[5] 语言的类型不同,则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不同,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不同,则表现交际价值的句子结构就不同。中国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指出:汉语句子里主语和谓语的语法意义应该是话题和说明,而不是动作者和动作。^[6]美国语

言学家李纳(C.N.Li)和汤普生(S.A.Tompson)认为英语“是注重主语的言语”,汉语是“注重话题的言语。”^[7]主语属于语法范畴,话题属于语义范畴,语法结构是“主谓句”的特征,语义结构是“话题句”的特征。汉语重语义而轻形式,所以“语法是软的,富有弹性。”^{[1](P474)}汉语的基本句子结构单位串合在一起能否构成一个句子,不取决于某种一致关系的主谓结构,而取决于一种松散的、自由的“话题——说明”式结构。多数汉语句子就是这样:先有一个话题,然后对其进行叙述,只要切合话题,切合语境,切合交际意图,切合客观过程,便可不受固定格式的限制而自由地叙述,什么时候话题说明白了,什么时候就断句。而英语则不然。英语的“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1](P474)}英语严格的语法规则确定了英语句子的主谓结构体:一个句子必须包含主谓谓语两个组成部分,因为“主语和谓语相互依存是句子之所以成为独立单位的基本要求。”^[8]这种主谓的相互依存受到体现一致关系的句法规则的制约和支配,背离这一规则就要犯语法错误。所以,每一个英语句子都是以S-V为基本框架,万变不离其宗。

现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的《红楼梦》及杨宪益戴乃迭1978年版的英译本《红楼梦》中的句子为例:

例1. 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第四回)

Unlike the girls, she was richly dressed and resplendent as a fairy.

Her gold-filigree tiara was set with jewels and pearls. Her hair-clasps, in the form of five phoenixes facing the sun, had pendants of pearls. Her necklet, of red gold, was in the form of a coiled dragon studded with gems. She had double red jade pendants with pea-green tassels attached to her skirt.

Her close-fitting red satin jacket was embroidered with gold butterflies and flowers. Her turquoise cape, lined with white squirrel, was inset with designs in coloured silk. Her skirt of kingfisher-blue crepe was patterned with flowers.

She had the almond-shaped eyes of a phoenix, slanting eyebrows as long and drooping as willow leaves. Her figure was slender and her manner vivacious. The springtime charm of her powdered face gave no hint of her latent formidability. And before her crimson lips parted, her laughter rang out.

——(Chapter 4)

原文共两句,一句描述王熙凤的穿戴,一句描述她的容貌,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起句,引出话题,接下去细说如何不同,层次分明,细致入微,一位雍容华贵、粉面藏威的候门少妇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描述是“顺线式”顺序,自上而下地对王熙凤的穿戴进行描述:头上戴着……绾着……项上戴着……身上穿着……外罩……下着……,句中的词语之间和分句之间无任何形态标记,未使用任何连接形式,文字流畅自然,分句间丝丝入扣,话了而句终,意尽则语绝,体现了重意合的语义型句子之特征,是典型的“话题—说明”结构。然而,译文的句子结构与原文却是完全不对应。杨、戴根据英语句子结构的需要,把两个汉语句子拆开,译成了十二个英语句子,且不说汉英句子的长度之差,个数之别,只说每一个英语句子,其主谓之分明,其词语类和形式变化之显著,其语法逻辑之严格,正是形合之体现。

例2. 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

——(第40回)

This was really three rooms in one, as Tan-chun liked plenty of space. On the big rosewood marble-topped desk in the center were piles of albums by noted calligraphers, several dozen good inkstones and an array of jars and other containers holding a regular forest of brushes.

——(Chapter 40)

原文只是一个句子,含7个分句,以“探春素喜阔朗”为中心展开话题,描述屋子的布局,桌子上的摆设,由总至分,从大到小,缓缓叙说,娓娓道来,而且也是连接词全无。原文中的一个句子在译文中被处理成了两个英文句子,尤其是第二句,揉进了原文中五个分句的内容。全句以主谓结构为骨架,使用六个介词,一个分词短语,调动了英语的各种表现手段,严格地按形式逻辑和语法准则铺陈排列,将原文中的“当地放着……,案上堆着……,笔海内插的……”等一系列内容有条不紊地组合在一个英

语句子里,句中的各部分环环相扣,互为约束,形态外显,关系严密,表现了叙述的层次顺序和思维过程的轻重缓急。

例3. 却说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致雨,忽然凉风过处,飒飒的落下一阵雨来。

——(第31回)

Mid-summer weather is unpredictable: a passing cloud may bring rain. Now a cool breeze sprang up and there was a sudden shower.

——(Chapter 31)

该例原文共四个分句,围绕着“伏中阴晴不定”这一话题展开。既说“阴晴不定”,必当陈词释之,于是“片云”、“凉风”、“阵雨”便成了用来说明话题的词语。云是致雨的前提,风是致雨的条件,“飒飒的落下一阵雨来”是“伏中阴晴不定”的印证。整个句子语言简约俏丽,叙述轻松舒缓,形式无拘无束。尽管词语分句之间没有使用连接手段,可彼此间的语义关系尽在不言之中,语法意义和逻辑事理顺序隐含于字里行间。正如王力先生所说:“西洋语的结构好象连环,虽则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汉语的结构好象无缝天衣,只是一块块地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1][P477]}该例句原文不仅叙述上天衣无缝,语言的韵律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美。再看译文。尽管原句中的每个分句依旧被处理为主谓结构句,但从处理方式上看,译者是花了心思的。译者将原文的话题部分巧妙地用了一个冒号,理顺了前后句的关系。可见,英语的标点有时也起形态作用。

三、汉语擅长“多动”,英语紧抓“核心”

动词丰富是汉语的特征之一,也是汉语表达的优势。汉语的思维过程是在一个主题的作用下随着一个个动作的展开而展开,犹如一江波浪,层层推进。一连串的动作彼此推移,直至将意思表述清楚。在这种表述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量动词的使用。

动词是最复杂最活跃的一种词类。由于汉语的动词没有什么复杂的形态变化,使用方便且重于动态的描写,所以汉语中动词很占优势。在表达一些较复杂的思想时,可以连续使用几个乃至十几个动词的句子比比皆是。这些动词按时间顺序排列,对客观规律如实反映,先者先之,后者后之,逐步交待,层层铺开,清晰有序,舒缓明快,令人感到万象缤纷目不暇接而又有条不紊,头头是道。

例4. 垂花门前早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幄清油车来,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众老婆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驾上驯骡,出了西角门

往东,过荣府正门,入一黑油漆大门内,至仪门前,方下了车。

——(第3回)

例5.晴雯先接出来,笑道:“好啊,叫我研了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扔下笔就走了,哄我等了这一天,快来给我写完了这些墨才算呢!

——(第8回)

例6.且说鸳鸯一夜未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贾母,接他家去逛逛,贾母允了,叫他家去。

——(第46回)

例7.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

——(第17回)

以上四例中,每例皆是一句话。例4中72个字,22个动词;例5中51个字,20个动词;例6中31个字,11个动词,例7中33个字,11个动词,但每句读来,不仅不觉得乱,反而觉得轻快,活跃,舒展,自如,犹如一股清泉在岩石上流淌一般。这些句子中不仅动词丰富,而且动词的逻辑主语也多,句子依动作发生的时间顺序而展开,由句子内部的逻辑关系将其连在一起。尤其是例7,一个浑然天成的句子,极简洁,极优美,极具汉语表达的特色,又极合逻辑情理:后墙若不开一隙,何以得泉一派,既得泉,必开沟引泉,既引泉,必有水流的方向和路线——“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最后泉必有出口——“盘旋竹下而出。”犹听得水声潺潺,似见得水花灿灿,何等的流畅自然。句子的铺陈正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和客观事理的规律,其叙述的语序和思维流向合节合拍,顺理成章。这就是汉语句法的特点。

相对汉语而言,英语句子中动词的使用有许多规则。英语动词受主语的人称和数的限定,受动词形态变化的束缚,受时态、语态、语气的制约。由于英语主要采取主谓机制,其句子的表现手法是开门见山,用主谓语搭起结构框架,然后用关系词把有关部分连接上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各组成部分此间的相互关系交代清楚。英语的明确是通过结构的严谨而获得的。句中只能有一个谓语动词,它是英语句子的核心,“抓住了句子的谓语动词,就是抓住了句子的骨干,整个句子的格局也就纲举目张了。”^{[3](P41)}于是,很多意思的表达就要借助名词、非谓语动词或其他词类,而众多名词之间的关系又常常要借助介词或其他关系词来串合。因此,英语中介词的作用举足轻重。英语句子的扩展,准确意义的表达,逻辑的顺序、内容的关联,词语间的修饰与限制,往往是通过介词来实现的。由于英语中限定

动词的核心作用和名词介词的表达优势,所以,英语句子结构主次分明,脉络清楚,语法规则严格,体现了形合的显性特点。试比较例4、例5、例6、例7的译文:

例4 Outside the ornamental gate pages were waiting beside a blue lacquered carriage with kingfisher-blue curtains, into which Lady Hsing and her niece entered. Maids let down the curtains and told the bearers to start. They bore the carriage to an open space and harnessed a docile mule to it. They left by the west side gate, proceeded east past the main entrance of the Jung Mansion, entered a large black-lacquered gate and drew up in front of a ceremonial gate.

——(Chapter 3)

例5 Qing-wen greeted him with a smile, exclaiming, “A fine one you are!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you bade me grind ink for you this morning. But you threw down your brush and went away after having written merely three characters. You’ve kept me waiting for you the whole day. you are to use up this ink now. Be quick!”

——(Chapter 8)

例6 As for Yuan-yang, she passed a sleepless night, the next day her brother came and asked the Old Dowager’s permission to take her home for a rest. The old lady agreed and told her to go.

——(Chapter 46)

例7 Through a foot-wide opening below the back wall flowed a brook which wound past the steps and the lodge to the front court before meandering out through the bamboos.

——(Chapter 17)

例4中,原文是一句话,无介词、连词,译文用了三个句子,然而却用了11个介词,4个连词和1个关系代词;例5中,原文也是一句话,无介词、连词,译文中用了4个句子,6个介词,1个连词;这些连词和介词理顺了句中各部分之间逻辑关系,使句子具有明显的形态标志,而且每句都有自己的限定动词;还有例6,原句中虽相继出现了三个人物为句中各动作的执行者,可还是一个句子。而在译文中,三个人物各领一个句子,每个句子都是一个严格的句法单位,是一种受某种一致关系制约的主谓结构体。特别是例7,犹如原文最能体现汉语句子的意合特点一样,译文也最能体现英语句子的形合特点。译文中,译者从原句各动词间的逻辑发展和

时间顺序中抓住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确定以“flow”为译句中的中心动词,打破原句先后顺序,运用英语所富有的各类关系词和关系手段,按照英语句子结构的要求,分配各组成部分的词序。原文中有11个动词,译文中只用了1个中心动词,却用了6个介词和1个关系代词。这些介词和关系代词在句中构成了一个结构框架,充分显示了英语句子中谓语的动词的核心力量,以及名词与介词的语用优势,给了我们一个英语句子重形合的典范。

四、意合与形合的美学基础

文字是承载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汉英两种语言其句子结构的意合与形合反映了各自深厚的文化与内涵,体现了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与习惯。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重意合,重领悟,重贯通,重隐约。这种习惯几乎贯穿于一切审美领域,体现于各种艺术形式。中国诗词中那“独钓寒江雪”之超然,那“长河落日圆”之恒常,那“会当凌绝顶”之高远,一派“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中国的绘画崇尚“遗形似而尚骨气,鄙呆实而尚空灵”,一张宣纸上,或一丛兰草,或一树腊梅,或几杆修竹,或数枝秋菊,那么淡泊,那么幽远,那么含蓄,那么空灵,那洁白的宣纸那里还是纸,分明是云之深处,清淡天和。还有,中国的书法崇尚“意在笔先”“笔断意连”;中国的印章不讲究平正方直,却讲究印文的虚实疏通;中国的戏剧重心理流动,更是将意合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套表演的动作,可以表现过河爬山,跃马扬鞭,开门关门,穿针引线,台上的人一举手,一投足,台下的人便心领神会;上台台下,意在戏中,会在情中;中国的园林偏好掩映错落,曲径通幽,而非景物凸显,一目了然,其意合更在其中。如《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竣工之时,贾政带着一行人去园中观赏,其中有一段描述:

遂开门进去,只见一带翠嶂挡在面前。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更有何趣?”

——(第17回)

汉民族这种重含蓄、取意境的思维方式几乎无处不在。所以,汉语中的“以意统形,以意摄形”的意合表达手法实在不只是句法的事。由领悟感受美的意境过渡到领悟感受句子的意义,这乃是一种审美习惯的承袭,它在我们民族的各个艺术领域都能得到印证。

那么,英语句法讲究完整,注重规范,严于形式,是否也能从西方人的审美观念中找到渊源呢?答案是肯定的。如西方的油画重写实,重细节,重形似,重布局,色彩浓烈,凝重,其观察角度是固定的,其表达方式是立体的,整个画面是丰满的,没有中国画中的“留白”概念;西方的园林建筑讲究的是开

阔辽远,一览无余,山水花草,尽收眼底;西方的音乐注重严密的和声对位。西方人惯常把理想的形式美归于数学和几何的关系。柏拉图说:“形式美是直线和圆所形成的平面形和立体形。”亚里士多德说:“美的主要形式就是秩序,匀称与明确。”^[9]这种形式美的观念用于句子结构,就表现为外露与精确(显性特点),句子成分的结合是通过关系词使其固定有序,因而十分严谨。

可见,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习惯对语言形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汉英两种语言的句法结构与其各自文化的美学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汉英句子的意合与形合已远不是句法结构差异了,翻译中所呈现的不对应性是一种必然。

汉语句子的好比是一盘珍珠,那将颗颗珍珠聚在一起的盘子就是一个话题,一个语境;英语好比是一串珍珠,将颗颗珍珠穿起来的那根线就是关系词,就是严格的语法规则。这一盘珍珠和一串珍珠之比其实就是艺术化了的意合与形合之比。意合与形合,话题说明结构与主谓结构,动词优势与名、介词优势,这些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的差异看似由汉英两种语言类型的不同而导致,实则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迁移,是民族审美观在语言上的体现。因而也决定了翻译中句子结构的不对应性永远存在。

参考文献:

- [1]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 [2]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3]陈定安. 英汉比较与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 [4]新华字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5]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Z].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6]Chao Yuan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7]Li C.N. & S.A.Tompson.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in C.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C]. Academic Press, 1976.
- [8]Bussmann Hadumod,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 Routledge, 1996.
- [9]何善芬. 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0]曹雪芹,高鄂. 红楼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
- [11]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78.

责任编辑: 许有江